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_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_臣金國禮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五月庚寅山東巡按畢懋康陳
東省急務在通海運國初漕運由海後以漂沒為虞始
開會通河然河徙不定莫若修膠萊新河與會通表裏
而行繇淮之六套口入海至麻灣口入河繇海倉口出

海至天津約可一千四百餘里沿崖揚帆不涉大洋善風不數日可達非若河道之迂艱居恒則兩路並進遇梗則此滯彼來庶轉輸不匱亦國家無窮之利也 五

月庚子調山東驛傳道副使陶朗先為登萊道副使總理海運 九月辛丑工部題汶上等縣地方淤淺先期挑浚以便新運從之 十月丁卯直隸巡按董元儒奏陳漕運六議一曰議建閘座濟寧以北自戴家灣閘至臨清磚閘相距三十餘里河勢陡瀉宜於適中狄家樓

處建石閘一座而又於王家淺回龍橋諸處各建一座
於鰲頭磯前另鑿月河立小閘以資蓄洩庶回瀾一倒
水勢自平一日疏浚白河天津至通州計五十九淺每
年額派各州縣衛淺夫一千七百餘名費工食萬餘金
宜將額派銀兩解通惠河衙門轉發管河通判及四總
委處募夫浚築自潞河以至津門畫地分工勿令衙役
經手即衛軍亦以此法行之查無浚築之功即扣留月
米僱募充役庶夫無虛冒年終各官聽部臣舉劾而又

編選旗軍分別三等以正丁領運以餘丁幫貼庶漕運有裨該部是其策上命俱依擬行有司怠玩從事的各御史據實叅處十一月乙卯浙江道御史江日彩陳救時四務國家轉漕東南賴盈盈一水萬一水涸運乾或有如前盜據淮揚臨德而扼其吭且奈何聞浙江海船松江太倉沙船淮安雕船時至山東寧海買米離山海關不遠宜令南京近海州縣有糧米者衛所厚僱前船歲運四五萬石熟其路逕以為有事之備則海運之

議宜講也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五月己亥總督倉場戶部尚書
張問達言邊氛猖獗日甚運船轉輸可虞謹擬沿途防
護京通起剥事宜以固根本稱漕糧四百萬石由江淮
達加黃由加黃抵津壩風濤阻險與陽侯河伯爭權萬
一防護疎虞起剥濡滯致生他變軍國可憂乞嚴檄所
司照先年水涸漕遲例多僱民船幫運其應得腳價即
于通濟庫見行給支不許短直小民唯利是趨自當樂

從應募而又嚴督淺夫隨時挑浚務使河渠深廣船不留行庶於漕政有裨奉旨漕運關係匪輕況今邊警戒嚴護衛尤宜加謹其防守加剝及支運等事俱依擬着實舉行應另議者着再議具奏

明神宗實錄

是年八月總河侍郎王佐檄行郎中徐待聘修高郵西門審港口起逆南石工五百九十八丈於天啓元年六月築完其半徐候另詳興舉十月江都三汊河淤三百二十三丈界首鎮南淤三百五丈鎮北淤

三百二十二丈梗阻重運郎中徐待聘嚴督官夫挑

濬糧運稱利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四十八年三月癸未工部覆巡漕御史毛一鷺所陳漕河三事一泐河之完工當議謂漕運河道前此惟治黃為急自泐河開而糧艘避險即安真永賴之利也唯是初浚尚多潦畧河身不無淺狹至于崖岸衝缺牽輓難前則疏浚補葺之功皆不可已泐河三百里內屬夏鎮者有閘九座屬中河者止藉草壩逐年費

且不貲而分司官亦有以直口等處建閘之議又經漕臣叅酌以為當及時修舉須移咨總河臣及劄行管河司官并前淺狹去處委官覆勘估費若干動支何項錢糧酌議詳妥至如駱馬湖之修砌隄岸在漕臣亦以為功頗浩繁似當從緩酌議一水櫃之清查當議謂漕渠若濟寧等處去歲遇旱阻淺運舟稽遲蓋以一衣帶水涸可立待耳先朝尚書宋禮曾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有湖處所設立水櫃可蓄可洩河漲而洩則水勢可殺

河涸而放則涓流可濟誠便計也乃歲月既久滄桑已變豪右既擅為耕藝之常官司復利其租稅之入遂至不可問亦不肯問矣漕臣建議欲得任怨任勞之人擔當清查循故道而復舊規於以濟漕河之窮誠為有見應敕總河臣嚴督各司道并力查復勿阻於雌黃之浮言務求臻黑白之實效效則破格優處不則無功議罰一衛河之疏浚當議謂衛河乃小灘運道益以漳流始大自漳河北徙遂多壅遏之患曾經道臣翟師雍查勘

欲於臨漳淤口起至小灘鎮止約長二百餘里大加挑浚於近口處所築一橫隄以障北流使歸故道然費至萬金工亦非易且大名臨清亦有受漳流之患者似難輕議唯小丹河自清化鎮起至合河鎮止泉流回以濟運議欲挑濬深闊費僅千金較之障漳北流為力甚易為費甚省宜敕總河臣行委山東河南兩道臣會議舉行而處辦錢糧則聽總河主持上命俱依議行

明神宗

實錄

明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颶風壞海運船
御史陳王庭疏議酌處先是七月初海運船開洋至馬
頭背以風不便停泊數日時聞海鳴如金戈鐵馬之聲
百里間黑氣糾連天海彷彿中見有物隱顯搏擊波濤
潑天所泊糧船盡行拍碎及查傷登屬運船八十五隻
僅完二十二隻漂沒糧米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四石有
奇萊屬傷船一十六隻漂沒糧米一萬三千八百一十
石水手溺死者無算於是巡撫御史陳王庭具題請敕

該部將山東明歲應運糧數從長酌處勘覆其漂失糧米船隻用過價費行該道查明造冊報部作正開銷溺死人數酌量議卹

明光宗實錄

泰昌元年十一月己亥

熹宗已登極矣

工部覆總理河道侍郎

王佐疏言水匱濟用為其汪洋瀦水河身深下而堤岸完固也今計蜀山馬場馬踏南旺各湖界址既明侵盜已復矣昭陽一湖舊河盡廢新河反低無容糜金錢以加修濬獨安山湖延袤頗廣向以三十八里為水櫃而

歲月久遠法弛弊生故河臣復豪強之侵佔濬河身之
淤澱并原額而廣之共五十五里有奇以至於隄外湖
池俱清文明白額徵租銀是目前之水誠可以利達漕
舟矣若夫歲修當固界限當定示禁當嚴必須通計各
湖歲加修浚俟年終類奏而治河等官仍以水櫃之興
廢分別殿最著為永利可也上是之 十二月癸亥工
部覆總理河道侍郎王佐疏言北河通漕專藉衛水然
上源未暢則下流必壅今漳河已徙衛流已塞獨有挽

漳而引沁關丹三策而已顧漳水東下之處勢竟及泉
挑浚難施未易挽也若沁水之關新汲一帶地方郵署
相連廬舍鱗次必關渠以受沁此地不為丘墟乎丹水
湧溢雖勢與沁同然丹口既闢則修武而下皆成安流
此關丹之議無容再計者其條列展河砌閘築堰平租
示禁僱役動支經費各款河臣籌計不遺餘力循而行
之可垂永利惟是河徙不常關丹不無再阻則挽漳引
沁不妨並存其議以待異日講求上然之

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元年正月戊子戶科左給事中韋蕃條奏
足餉六事并議通海運開膠河章下所司 二月乙丑
海運遭風遣山東撫臣及薊遼等處道臣致祭海神

閏二月甲申巡按直隸御史張新詔言考通惠河即元
郭守敬所修故道國朝平江伯陳銳疏通之運船直達
大通橋下彼時勢豪欲剋取腳價壞其事後因御史吳
仲言乃命郎中何棟吳嗣忠仍濬裏河計費纔七千兩
所省腳價十二萬此繇通州至大通橋省費之大較也

若由大通橋至朝陽門尚有三里許其地平行開曠有掘就河身現在倘導玉河之水稍遡而北至朝陽門量建閘座及剥船若干隻糧運到時徑于門下上車似為便計蓋會典開載車戶腳價自大通橋至東倉每石銀一分六釐近又議加三釐至西倉銀二分三釐若復省路三里許則東倉腳價可減十之六七西倉腳價可減十之三四互而計之總減一半每歲京糧以二百六十萬為率即可省腳價二萬六千餘兩彼從通州至大通

橋凡四十里止費銀七千此三里許之地能費幾何即
除挑濬外建閘造船等費只消一年腳價之半便已寬
然有餘一成之後每歲省銀二萬六千以三十年之通
計遂得七八十萬入太倉矣詔部議覆十月辛巳濬
京城壕成自東便朝陽東直安定德勝西直阜城西便
正陽九門及重城共用夫一百五十萬八百九十名匠
一千二百八十九名班軍積日三萬三千十二名費水
衡銀六萬一千六百二十九兩司農銀一千七百三十

三兩米三千三百一石諸椿木灰磚繩斗百物及運價
咸具而鋤鑿以歸盛甲廠收為甲械之需 監工科道
魏大中等因言壕之源出王泉山徑高梁橋抵都城西
北而派為二一循城之左而東而南一循城之右而南
而東宜按舊閘為地形高下次第布之未可以丈尺驟
也德勝門之水南入闕周行大內出玉河近且北淤南
壅而嘉靖庚戌所築重城地勢既高有掘未及泉而止
者俟異日清其源審其勢疏其脈達其支以總匯於大

通橋又須理葺諸閘節宣蓄洩以壯金湯而固風氣下
工部 丁亥授加銜都司黃允思都司僉書先是天津
由北岸抵遼運道未有行者自允思始開之嗣後歲可
四五運遼餉因之不乏又督發水兵出海積有勞勲督
餉戶部侍郎李長庚薦於朝請加實授從之

明熹宗實

錄

是年黃淮漲溢決裏河王公祠外河十餘口淮安知
府宋統殷山陽知縣練國事力塞王公祠

明史稿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裏河隄岸衝倒水由二鋪灌入

三城平地深一丈

淮安府志

是年大水隄決九里北

高郵州志

明熹宗天啓二年三月庚申工部尚書王佐題覆漕臣
余合中疏飭漕政三款一漕之難難在淺澀舟行遲速
可以定地方殿最今後務盡力挑濬管河都司總其成
沿河州縣分其任隨淤隨濬濬必期深土必速運無使
復歸於河以滋淺阻違者以曠職叅論詔如議 六月

辛未刑科給事中傅樞言六策一防隄堰徐淮水高地
下民居如在釜底萬一隄決遂成魚鼈之宮有司急行
修築以戒不虞下部俱如議 乙亥妖賊陷夏鎮河道
總督陳道亨告急請亟調隣近省直官兵兼留援遼粵
兵以護漕運仍速下山東撫按二臣增兵加餉上許留
粵兵三千以護運道其添兵著該部即議覆道亨字孟
起新建人萬厯十四年進士光宗立進工部右侍郎總
理河道拜南京兵部尚書 七月庚子差工部屯田司

主事陸之祺管會通河 十二月戊子督理遼餉戶部
右侍郎畢自嚴言朝鮮運道險遠登萊假途便捷乞速
行該撫按轉行道府及時措置海運事宜章下該部 明

熹宗實錄

是年四月寶應西隄風浪衝卸一淺等處石工六百
餘丈臣國盛督令河官覈石補砌加培土隄盡塞低
陷漏穴本年十月工竣 是年興化知縣邊之靖請
修丁溪草堰小海白駒劉莊攔潮五閘并呈巡鹽御

史房可壯允發鹽鏹修建至明年湖河大漲百川沸騰滙流入海海潮突高數尺賴諸閘堵禦而潮無內灌河流亦迅駛入海民田禾麥得以有秋按高寶等處上河一帶河隄閘洞及旁溢之水俱由興化五場入海若海口無閘以攔之則潮入而河水壅阻今建閘堵禦潮退水洩無泛濫渰田之患更於每閘令場官僉百長保長二人著守又于海邊修築舊壩十道俱可通河禦水復禁奸民盜壩行舟而場官依時

啓閉嚴加防範俾水有所束而五閘亦得永久云

南

河全考

明熹宗天啓三年正月戊申督理遼餉戶部左侍郎畢自嚴以守備陳良策議改朝鮮運道於登萊因上疏極言其便言朝鮮海運必論道里之遠近覈地勢之險夷較腳價之省費計糧料之貴賤察事理之難易而後可從事今以天津與登州相提而論朝鮮運務必由津海抵登而後入鮮在登較近一千五百里是遠近不敵也

由津抵登中多礪石及鐵板以觸舟立碎即如今秋運
甫至霑化即損船十餘隻糧料千石若由登運此禍可
免是險夷不敵也由津入鮮以登州為半途天津登運
每石脚價四錢若改登州便可減半給發是省廢不敵
也津門逼近京師仰給截漕其餘糧料價頗騰翔登萊
米豆皆無措處小民習用市斗每斗視津斛斗兩倍而
贏之是貴賤不敵也登州陸續發運一年可二三次津
門路遙以極西抵極東歲僅一次是難易又不敵也良

策登運之說無煩再計但恐登以無船為解及查運船有官民二種官船原用官錢自造計難猝至民船實貪腳價前來一呼可集再有不足即於津門南船量行撥給上命戶部議登萊巡撫袁可立上疏爭之章下戶部併議戶部署部事左侍郎陳邦瞻覆言非便遂不果行

二月丙子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陳安攘六事一河上各閘河夫名存實亡宜清扣工食貯庫類解充餉

十月癸亥差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吳昌期管理中河

明熹宗實錄

是年秋外河復決數口尋塞建清口磯背築高郵中隄及露筋祠湖口石隄濬界首北淤沙其冬濬永濟新河自凌雲翼開是河未幾而閉總河都御史劉士忠嘗開壩以濟運已復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未浚故議先挑新河俾運船回空由之乃濬正河自許家閘至惠濟祠長千四百餘丈復建通濟月河小閘運船皆由正河新河復閉時王家集磨兒莊湍溜日甚

漕儲叅政朱國盛謀改濬一河以為漕計令同知宋士中自泃口迤東抵宿遷陳溝口復泝駱馬湖上至馬頰河往迴相度乃議開馬家洲且䟽馬頰河口淤塞上接泃流下避流口之險又䟽三汊河流沙十三里開滔莊河百餘丈浚深小河二十里開王能莊二十里以通駱馬湖口築塞張家等溝數十道以束水歸漕計河五十七里名通濟新河五年四月工成糧運從新河無劉口磨兒莊諸險之患明年總河侍郎

李從心開陳溝地十里以竟前工

明史稿

通濟新河即駱馬湖也時王家集磨莊等七里有
十三大溜阻運漕儲道朱國盛行邳宿同知宋士中
詳勘議于董陳二口入駱馬湖抵泲六十里遂從馬
頰口至陳家溝達宿遷縣北西出大河以上接泲流
下避劉口等險運道比舊為近捷而坦便云

江南通

志

高郵中隄長亘四十餘里歲久不修每遇夏秋水漲

隄力不支農田被潦先惟塞南北金門二閘以為障
而船由外湖以行時遭覆溺且以築壩擾民天啓三
年臣國盛莅任清出揚屬曠夫銀八百兩因會揚州
海道郭士望呈詳總河房公壯麗漕撫呂公兆熊修
築之計長六百四十四丈前銀不足佐以公帑酌其
緩急分年砌之其險工已完隄下田廬亦可恃以無
恐矣 八月界首運河迤北一帶當高寶接界處河
身仍淤水且涸先是市猾雍愛輩擅淺剝之利故雖

屢經撈濬而無功至是悉置於理而令高寶河官于
淺澀處先築草壩使得束水衝刷復加撈濬而重運
無梗 九月修築露筋廟湖口石隄長一百六十丈
俱從水中壘土砌隄工程堅鉅至四年十一月工完
先是邵北湖游浪一遇西風大作鼓浪拍隄行舟往
往觸石覆溺臣國盛惻然憫之先於二月呈詳行委
高江二處河官運土實基外砌磚石內用椿板隄外
復栽芟柳以禦驚濤一切工料俱係設處夫曠并請

部院贓罰以成之不動官帑 十一月會呈河漕部
院詳允挑濬新河淤淺自楊家廟至文華寺止長七
百一十七丈四閱月工完放水以行回空 按萬厯
初年重運由清江出口稱艱漕撫凌雲翼開新河七
十里自楊家廟至文華寺止行運一年而以部稅旋
閉三十九年總河劉士忠開壩濟運一年復塞而淮
安正河三十年來未挑故議先挑新河內有久湮荒
涸者照段分挑深闊回空等船經行無阻

南河全考

天啓四年二月會挑淮安正河自許家閘至惠濟祠
止長一千四百一十六丈八尺復堵許家閘埽工十
餘丈建通濟月河小閘一座俱于四月工完漕船仍
由正河新河復壩閉塞 按淮安正河年久不挑河
夫雖冒領工食竟無實加澇濬者至是大淤臣國盛
會同淮海道宋統殷拘集夫頭而庭詰之欲按工勘
視諸夫伏辜遂草前季內工食一千一百五十兩貯
庫會詳先闢新河通回空次挑正河以行重運九月

會築淮安包家園洋信港淮城護隄磚石工長一千
六百丈於十一月報竣時物料夫匠先行齊備故奏
不日之工 按淮郡當漕輓輻輳之地商賈畢集而
城堞如在釜底惟恃一線土隄禦淮黃諸湖滔天之
勢每年加埽護隄包土塞城人民惴惴焉魚鼈是懼
臣國盛先於上年會詳漕河兩院預備物料分調夫
匠是以工成最速其詳具載記中六月徐州黃水大
漲內灌州城是時水由夜發平地丈餘徐民苦于滄

溺遂有遷城之議

南河全考

明熹宗天啓五年二月丙午南工科給事中徐憲卿等
以東南歲荒米貴條陳五款一開瓜儀二閘以通咽喉
之地命著實行 七月己巳舊時小灘允運設有監允
都司自裁革之後督以糧道顧河南糧道與東省衛并
原無統轄往往跋扈咆哮不受約束巡撫河南都御史
楊方盛以為言請將灘運移屬臨清道俾督率本屬武
弁便於彈壓其小灘舊有大名道公署一所乞稍加修

葺以為臨清道駐節之地從之

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六年六月乙亥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我國
家定鼎燕冀歲運漕糈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
在邳以南則資淮黃二水在臨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
濬陽諸水在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洸
沂挾各州縣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職二月
謁陵行河經宿遷崔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
瀛及府州縣官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拽夫以百計

一夫工食動以數錢窮旗典幣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
爭衡竄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
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
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
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於靈睢宿桃邳五州縣募夫
七千二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
工或以築兼濬則計堤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
曲從直河底沙礪用鋤鑿開使深水中隄下以船載土

壘築使高隄之殘缺者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隄長二百八十丈又兩頭坍塌隄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隄長一百八十丈王能莊前後雙河尾築隄長一百丈幫築殘隄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頂口底俱照覆估丈尺于五月初十全完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近公私幫拽之費可省漂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波不能為之阻而

各船銜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無復耽延阻壓之苦擇
吉開龍門放水行舟直抵黃淮之河旱澇可無虞矣得
旨是 乙酉巡撫直隸御史徐卿伯疏言運道所經每
各有湖貯水以備旱涸故民間呼為水櫃如汶上之南
旺蜀山馬踏東平之安山濟寧之馬場沛縣之昭陽諸
湖是也而丹陽有所謂練湖者周廣四十里納長山諸
水八十四流為石閘者七木函者十有六國家東南財
賦浮運而北遇涸則啓閉以濟近湖民田數百頃遇旱

則啓函以資灌溉夫何近年以來鄉官大家侵者侵占者占遂舉此湖之制蕩然不可問所規者近所失者遠伏乞嚴敕諸臣留心治河至如練河有為豪强占据者速請還官仍追租正法得旨運道淤淺管河各官自當及時挑濬練河蓄水備旱豈容豪强侵占著作速清查還官追贓正法 戊子山東道御史素鯨題頃見巡漕御史徐卿伯疏言丹陽練湖水利被豪勢侵佔業奉旨清查還官還租正法矣第臣原丹陽令也佃田抵餉臣

任內事也丹陽舟車湊集之地疲苦特甚每年額編遼
餉一萬一千二十六兩九錢二分既歲征不缺而已難
堪命矣臣查上下練湖二處上練湖延袤數十里先年
建閘潴水以防冬涸後改春運水盈無所須閘以十之
六七潴水以十之二三為田亦天地自然之利也沿岸
一帶陸續詳佃共得八千三百一十三畝每畝上田納
價一兩中者八錢前後共得七千五百二兩六錢一分
後復摺括湖稅等銀三千五百二十四兩共湊抵三年

分額餉一萬一千有奇毫未加派于民每年所得租銀於本驛加馬四匹加支應銀三百兩請立循環簿不許妄入公費此練湖成田之始末也自臣離任之後聞水利蕩然非舊乞將豪強倚勢無帖侵佔者盡數追租正法而居民帖內正佃者令繳帖還官抑或免繳加價以助大工俱非臣愚所敢擅議也得旨這豪強侵占者著遵前旨還官正法小民繳銀給帖承佃的仍著計畝加價助工 七月乙酉以清口發水糧船連濟加封河神

護國濟運龍王通濟元帥從總漕蘇茂相請也

蒼最云清口發

水者清水能刷黃也不知治水之道而徒諂媚於鬼神且不遵祖制妄加神號德陵君臣何不學無術至此

甲午戶部尚書郭允厚奏漕糧以至壩為實數以進倉為安堵故往歲秋月必盡數僭輸自二年阻於妖賊始不得依期前進然其守凍者纔三十餘萬耳三年則有八十餘萬四年則一百餘萬而五年又且一百三十餘萬矣今歲運河阻塞不常濡滯已極據今報實數進倉者僅得四十餘萬比往歲又少其半矣萬一寒風乍

起河水頃合則此二百萬漕糧勢必凍阻彼浩渺寥廓之地一切疎虞豈待問哉伏乞敕下經管地方衙門設法疏通及期僭運其抵壩者行河西務鈔關速輸進倉不得抵壩者暫貯露囤仍令該道臣嚴法守護俟來春凍解輸運從之 九月甲申巡漕御史徐卿伯奏運道歷淮安而上黃河水多而泥半之惟是淮流猛汛衝去泥沙不致壅塞故謂之以淮刷黃運道賴以無阻夫何入夏以來北地苦雨淮泗苦旱於是黃水暴漲淮流淺

涸河身日高淮勢日弱而黃河竟以淮為壑矣稽之父
老皆以黃河倒灌為患叵測今漕運難前勢在危迫但
有撈淺起剥二義乞敕諸臣應動何項錢糧即著就便
支給刻期舉事工科給事中郭興治亦以為言得旨撈
淺起剥著漕河二臣相機料理以無悞運務

明熹宗實

錄

明熹宗天啓七年正月丙申河道總督李從心言三王
舟行挑濬工程已畢但濟寧以北諸閘所以蓄養水力

恐三王隨從人役不知規例擅自開閘或帶板而行或後水不繼船必淺閣速而反遲矣得旨據廠臣約束嚴明解銀內臣安靜不擾築壩挑河工程已畢三王行舟可以無滯朕心嘉悅設閘啓閉關係漕規隨從員役自應遵守恃強違擾的准指名叅處 二月壬子工部覆隄工查勘已明得旨覽奏河歸正脈大小諸臣拮据之勞祖陵運道實嘉賴之然聞淤塞尚多未盡流濬即今重運尚阻回空猶滯藩舟國計朕與廠臣尚深軫慮還

行河臣用心料理候王舟過日委無停淺去年漕事一切報竣方行叙賚以酬勞績 五月甲申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郭尚友題報回空糧船盡數過洪過淮得旨今歲凍阻既多又兼王舟鱗集覽回空糧船過淮日期較往年倍早這本說廠臣慮殫儲計周軍國補偏救敝見今京通紅腐之積朕所鑒知兩內臣協力同心分督淮濟勤勞可嘉有總河以下有功大小諸臣都與紀錄以後各省直督糧道臣照本內派定地方各押糧船

盡數送訖方許回任其遲早完欠分別叙錄叅處務要
挽遲為速以濟國儲 七月丙子總督漕河崔文昇報
修築隄工得旨漕糧轉輸全在河流順軌這駱馬湖新
隄初成無暑雨淹浸淺阻可虞該監體廠臣綢繆徹桑
至意多方設法船行無礙忠勞可嘉其俟守凍空船裝
糧到淮親詣湖隄相度形勢為修築之計待秋深水落
即勘估急修以圖久遠 八月癸卯總督漕河崔文昇
題修築隄工事得旨覽奏河決由于隄薄秋深相度地

勢起工務為一勞永逸說是駱馬湖沙土難築邳土堅
凝預督淺夫開掘俟回空糧船帶取委屬可行地方正
官管河官有推諉耽閣回空船的叅來處治還著總河
衙門通行連舉有衝決處督河官勒限堵塞其未完工
的刻期作竣庶無悞運艘以稱厥臣通漕速運綢繆徹
桑至意

明熹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天啟七年十一月壬辰

愍帝已即位矣

中書舍人李不伐疏

訟故兵部尚書李化龍開淤之功言其議開淤也廟廊之議紛如臣叔化龍一力擔當于上郎中梅守相以勤劬拮据于下決百年未定之議于一旦以二十

萬之估省三四百萬之金錢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
代二百六十里之險道不半年而錫圭告成所謂計
便一時永賴百世者也至今未蒙錄叙懇乞皇上敕
下所司核實覆奏庶勞臣之功不至湮沒從之 十
二月乙巳海運糧艘抵南海口以不即起剝致驟風
壞船二十四隻失米一萬一千餘石戶部請議處各
員役從之 戊申直隸巡按何可及以漕運事竣疏
陳四事一催空船一速兌運一查河道一查限單下

所司 崇禎長編

崇禎元年正月癸未戶部題覆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何可及轉運告成疏言河道通塞漕運遲滯所關祖
宗設有總河專理于上部道府佐諸臣分理于下誠
重之也但以地遠界分遂爾心力不協致河道淤塞
緯路殘缺如馬湖之決黃河之溜可為永鑒河臣原
以治河當漕糧盛行之時正河臣盡職之日所宜止
宿河干使洪夫閘夫溜夫淺夫一一各効其力無敢

偷安而後金錢得以實用即於漕運可無阻滯報可
二月丙午叙開泲河功廕故兵部尚書李化龍子
中書舍人 三月甲申巡倉御史李遵以倉差新復
疏陳二弊四宜一曰河道宜濬遇有淺阻河官親詣
河干督同閘官先期挑濬一曰漂没宜稽在內地不
許輕給印烙在海運不許輕用雜流方可稽查實數從
之 八月乙巳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言漕運稽遲請
改巡漕御史為大差待兩運告竣方許報命旨以僭

運官改差兩年未協祖制今後巡漕御史自九月內具題即赴通灣到任一面督催回空隨卸隨發一面移文各省直州縣趲禾稼初收民力充裕之日將本年應解漕糧盡征在倉來春正月以內悉行起兌務漸復祖宗朝三月過淮舊制應行未盡事宜漕臣奉命之日悉心條奏各司道州縣官有奉行怠玩及該管河道官不先行修濬致稽重運者許不時參奏處治俟明歲運完果無凍阻紀錄示優永為定例 丙

辰原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沈景初為父南京吏部尚書沈應文請卹典應文餘姚人隆慶元年進士由推官歷藩臬府尹刑部尚書署工部時通惠河決嚙陵梗運委曲協濟河臣得以奏功後起南吏部以疾辭卒年八十有三十月甲寅總理河道侍郎李若星報過洪漕船六千七百七十一隻運糧除南京截留外凡三百四萬六千五百二石二斗零十一月壬戌封護漕河神張六五為靈應英濟侯

崇禎長編
蒼巖云按此

封典尤
為濫觴

崇禎二年五月丙午禮部左侍郎羅喻議等疏言前
大學士張居正作相之日其隄防陵運則請開泃河
開衛河膠河復練河築石土隄修減水各閘壩計八
百餘里核省工價十四萬

崇禎長編

崇禎三年五月丙午廣西道御史劉士楨上言查運
河自密雲直達天津實為京東天塹但由津至通二
百餘里由通至密一百三十餘里中間水勢高下參

差淺深不一遂未能限敵騎而我無可恃耳今誠興工浚築于上水挑濬使深築壩以壅其下流使三百餘里河水俱深丈餘人馬即難飛渡或五里或十里或數十里隨勢高卑建閘蓄水每閘內又量地遠近為分兵之多寡設船以作遊兵船之兩傍各開砲眼增以遮牌船內實以火器撐船軍士俱擇習練火器者充之俾借船為城因河為塹用火器以及遠既可以阻敵騎長驅而糧運無虞戰守有地非特神京

永無薄城之憂而密雲通津咸可聯為臂指仗為犄角是誠今日急著也或謂此時徵調已空挑濬之役派軍難而騷民亦未易也不知通州以下戶部原有它運夫各州縣原有淺夫通州以上尚有欽依把總領軍八百駐牛欄山以供挑濬今誠用它運之夫役牛欄之卒加以省直班軍而又移中東二協修工班軍之行糧鹽菜以給之量加犒賞以為鼓舞軍固不煩調募糧亦不必多增而事可舉矣然責任不專則

推卸易課督無法則收效難今密雲有裨將通州有
大將天津有額兵額將沿途又有援兵援將若畫地
分工責之各裨將使擇諸軍之强者磨勵以待敵弱
者荷鍤以治河而統提衡于通州一大將又令原設
河廳往來巡督淺夫州縣同心協濟總責成于地方
之撫按庶其勤惰而黜陟賞罰行焉數月即可報竣
秋防庶幾有賴矣章下部議覆上帝命分任責成仍
嚴限報竣直隸巡按董羽宸上疏爭之曰通州上下

一河若帶誠神京左臂第一重扼塞也臺臣建議欲挑河堆土因高就深使東顧有天塹之形敵騎無衝突之患臣躊躇終日有不能必其決成者謹按京左漕河發源塞外匯萬山泉源以入密鎮又從頑石溜沙以抵潞河自密至通州計二百四十餘里為淺五十九則純沙無土沙之挑積岸際者皆浮盈靡漫日炙風吹乾如細麴若游塵揚于空中復飄水底旋淤旋窄且時際亢暘涓滴一溜驟遇霖雨浩淼無涯甚

而河道改徙平陸成淵通流脩涸向名自在流沙此地勢然也祖制自密而下戶部它運差轄之由通而下工部通惠差疏之止能因勢利導未聞有開掘丈許之深堆土數尺之高者非謀不出此勢不能也今以五六百里之長渠當千萬糧艘之湧至河流既不可堰雨涸又不可期畚鍤諸夫何處著脚加以額設它運夫淺夫但可併力它淺不能處處興工部覆謂用力既倍于平時工食豈沿于常格淺夫議增漕餉

省直班軍胥令其竭蹶以從不知漕餉見在不敷何
術增設省直班軍修邊正急何得撤外障以事內濠
況今郡邑初復自各城濠以及闕牆屯堡延綿數千
里秋防轉眼撫道拮据不遑顧安得置此急務而皇
皇于旦暮莫效之功哉漕河一帶軍國命脈攸關目
前宜嚴責河職極力濬它淺阻必罪勿宥不言高深
而高深自在其中其密通挑濬雖奉有分任責成之
旨然熟察時勢恐未易按程而責也倘徒勞人力徒

費金錢濬之終不成深堆之終不成高異日皇上責諸臣之不用命地方撫按自無所辭而糜去金錢已不可返臣今日安得默默而處此乞敕所司再加酌議直截條奏若以成命難回乞敕臺臣親行踏勘與撫院道部確商可否以取進止

崇禎長編

是年淮安蘇家嘴新溝大壩並決沒山鹽高泰民田

明史稿

崇禎四年八月戊午河道總督朱光祚以江南連月

大雨淮黃驟漲高郵寶應江都儀真山陽清河六州
縣大水泛溢害及陵寢漕運具疏奏聞并陳疏濬障
隄大畧帝以修築疏濬事宜俱命朱光祚率屬籌度
力行 十月辛丑直隸巡按饒京疏奏江南水利以
河漕為先而灌田次之漕河之水利以鎮江之丹徒
丹陽為先而他邑次之何也長江之水自京口分入
鎮江為運河河水歷丹徒九十里達丹陽又九十里
達常州之武進由無錫以及蘓州之吳江而通于浙

凡浙之運船與松蘓常之運船總由此河溯流而上達京口以出江北河乃運船之孔道也然地形有高下而水勢亂流有若建瓴易洄南去數百里皆無水源而冬春幾成陸地臣嘗聞丹陽有上下二練湖蓄其水可以濟運河之窮而利漕艘之涉臣於七月杪出巡丹陽即為詢訪親歷其地見其汪洋浩瀚無異于汶上之南旺東平之安山濟寧之馬場沛縣之昭陽等湖是天子無水處生此湖以貯水濟運非

等閒也臣考練湖又名練塘仰受長山驪山八十四
溪之水匯而為湖即古之曲汲湖也他不具論即以
本朝言之洪武三十四年太祖命鎮江知府劉辰重
修練湖以丹陽令周復昌董其事始塞上湖三斗門
一石碇引水入下湖塞二石碇理廢碇之石先修中
斗門次修下斗門最後上斗門隨湖勢崇卑板為五
級以洩水歷一年餘功乃成正統中令耆民築梗植
櫛修東埂二斗門成化弘治中復修斗門至嘉靖中

丹陽知縣李道學復修治之另開運河引水入漕蓋
上練湖在丹徒高下湖數尺而下練湖即仰流焉下
練湖在丹陽高運河數尺而運河即承流焉勢亦若
建瓴上練湖中埂有石閘三座蓄水以濟下湖之渴
下湖亦有石閘三座蓄水以待運河之涸水出丹陽
防其下洩又于水之下流離丹陽四十里地名呂城
有石閘一座過呂城二十里名奔牛亦有石閘一座
以護其外水滿又恐上洩又于水之上流京口有石

閘二座前人之制可謂甚備亦總為此運船計耳迨至萬厯年間漕船移為夏秋之運不苦無水所以每年兩湖棄置空曠之地變為桑田上下之石閘與奔牛呂城京口之石閘俱成虛設矣然而閱其故址固宛然星列也今漕規已復起運在冬每苦無水奈何不復修祖宗舊政而乃勞民費財臨時挑濬將無已時也則臣得倡言曰二湖之水當蓄而既壞之諸閘當理也閘能止水而涵洞為尾閭之洩傍湖之馬林

上新等處十三涵洞當議也湖水蓄而臨期不過一
啟閉之勞浙直漕船可無遲悞之慮而數萬生民每
年無浚掘之苦真天地生成水利古今獨擅勝場修
容可緩乎或謂棄置已久一旦復修未免廣費金錢
臣聞浙直有協濟鎮江修河銀鎮江府庫貯在外省
國家頻年之冒破勞民一載而可省百姓每歲之咨
嗟正所謂一勞永逸暫費永寧者也惟聖明採納馬
上謂所奏深於漕務有裨所司確議以聞

崇禎長編

是年夏雨五六尺隄決南北共三百餘丈南門吊橋
開崩城市行舟人多溺死

高郵州志

崇禎五年十一月丙辰直隸巡按趙振業疏奏河道
與漕運相表裏漕之遲速以河之安危河有安流斯
漕無滯艘則治河正所以理漕也臣於查歷河南河
道後即馳至張秋遍閱汶濟一帶南旺河口居南北
之脊一水貫注潺湲如縷每遇春旱涸竭可慮目前
正當大挑之候速敕挑濬所關甚鉅倘淺處不濬濬

處不深挖挑僅循故事重運其何以濟至于北河口
尤汶水北瀉之衝今歲大水沒隄此口必塞始能挽
汶全力而注之漕此中又有馬踏蜀山諸湖名為水
櫃時其盈詘而節宣之斯可借潤特患經過內外官
員倚勢決壩湖水洩漏則蓄積不厚何以待運臣與
管河諸臣約嚴禁放決力飭修築倘有犯者即據實
奏請定奪若夫上源諸泉派分流遠而導之湯湯皆
濟運洪波國家特設泉部之臣其職誠重邇來歲久

事湮水利盡歸佔籍泉夫幾為虛設源之湮矣流曷
能遂臣移文泉部等官親行踏勘修復倘諸臣以急
公為務濬河身蓄水利疏泉源一一實做北河自不
患於淺阻而近日最可患者莫如駱馬一湖北湖至
陳窯口清流安瀾絳挽最便賜名順濟歷歲賴之不
意今年黃水突決自清墩隄漫黃草湖出駱馬而歸
宿遷直河故道一望平原陳窯新口細流就淤轉盼
明春重運踵至邇流而上絳挽安施則所謂力塞決

口復河故道尤當及時鳩工即投壁沈馬似亦未可
深惜也乞亟敕總河督臣嚴飭中河分司及管河道
府早辦物料多發丁夫刻期竣工無誤新運此萬不
可緩之役毫不可省之費也

崇禎長編

是年決建義北壩總河尚書朱光祚濬駱馬湖避河
險十三處名順濟河

明史稿

崇禎六年五月壬辰鐫總督河道朱光祚級以漕艘

愆期也

崇禎長編 山東全河備考云光祚字世貞
江陵人萬曆乙未進士天啟四年任崇禎四

年再
任

崇禎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泇河從

之
明紀事本末

崇禎八年秋九月逮總理河道尚書劉榮嗣
明紀事本末

初榮嗣以駱馬湖運道潰淤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
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
餘里費金錢五十萬而其所鑿邳州上下悉黃河故
道浚尺許其下皆沙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悉平

如此者數四迫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隨水下
率淤淺不可以舟及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潰決適
平舟人皆不願由新河榮嗣自往督之欲繩以軍法
有入者輒告淤淺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于義劾其
欺罔悞工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復重劾之逮問坐贓
父子皆瘐死獄中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坐死其後
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無不思榮嗣功者當是時河
患日棘而帝又重法懲下李若星以修濬不力罷官

朱光祚以建議蘓崑決口逮繫六年之中河臣三易
給事中王家彥嘗切言之光祚亦竟瘐死而繼榮嗣
者周鼎修洳利運頗有功在事五年竟坐漕舟阻淺
用故決河防例遣戍煙瘴給事中沈肩培刑部侍郎
惠世揚總河侍郎張國維各疏請寬之乃獲宥免云
是年榮嗣被劾得重罪侍郎周鼎繼之乃專力於
洳河浚麥河支河築王母山前後壩勝陽山東隄馬
蹄崖十字河攔水壩挑良城閘抵徐塘口六千餘丈

明史稿 山東全河備考云劉榮嗣字敬仲號半舫曲周人萬曆丙辰進士崇禎六年任周鼎字實甫宜

興人萬曆癸丑進士崇禎八年任

是年東河水淺運復由徐叅議徐標於徐洪上流剏

開月河北與舊運河接連運得無滯明年漕運復由

東河徐運道又廢

徐舊漕河即泗水也泗水經流州界凡二百餘里自沙河至謝溝一

百六里為沛縣境自謝溝至雙溝一百二十五里為本州境其他支流入漕在沛境者三曰泡河曰薛河曰雞鳴臺東小河在州境者四曰留城小河曰境山溝曰溜溝河曰烏嘴溝至州城北則受汴水合流歷二洪下接於淮其後汴挾黃河之勢決嘴隄岸為漕之患至萬曆三十二年都御史李化龍浚洳河口漕

漸移而東北以避黃河衝突及三十八年化龍開東運河告成而徐之運道遂廢本朝康熙初閉鎮口開自是黃專合汴而交流之所墊為平壤泗自入會通河不復達徐矣徐州志

崇禎九年夏四月泲河重濬成

明紀事本末

是年夏泲河復通由宿遷陳溝口合大河周鼎又修高家堰及新溝樣田營隄增築天妃閘石工去南旺湖彭口沙礮浚劉呂莊至黃林莊百六十里而是時黃淮漲溢日甚倒灌涸漕鼎在事五年卒以運阻削職繼之者侍郎張國維甫蒞任即以涸漕被責

明史稿

崇禎九年八月庚寅天津河道淤阻帝諭姚應艸戴
罪晝夜督濬再違定行拿究并諭督臣回奏 十二
月辛卯總理河道周鼎疏報挑河據司道府州再四
確勘于陵無礙于運有裨州治民生所全甚大冊開
上自茶庵迄西舊欄壩入口起下至顧家莊後出口
止共計應挑河長二千一百丈俱口闊十二丈底闊
六丈深一丈五尺計土二十八萬三千五百方共銀
三萬四千二十兩又截河大壩一百丈合用銀三千

六十三兩零工部酌議上從之

崇禎長編

崇禎十年正月戊午叙汧河功周鼎朱大典張任學
張宸極等叙功有差劉遵憲賞銀幣蔡國用鍾爝賞

銀

崇禎長編

崇禎十一年四月丁未倉場總督李遇知疏稱淮限
已逾河流淤淺帝令嚴飭各糧道嚴押飛挽照限赴
幫德州桑園一帶責成管河各官晝夜疏濬毋得徇
悞士戍河道總督請旨立榜帝以閘禁甚嚴權要

擅啟洩水周鼎何不立糾殊屬瞻徇榜牌即行修復
五月戊子巡漕楊一俊疏報東溝口一帶漕船淺
阻帝令經管官先行革職戴罪星夜挑濬自贖楊一
俊嚴督各河道躬往河干上緊催償作速運行 十

一月癸亥工部主事于穎疏言臣管理淮安天妃閘
以江南至儀真一帶河道挑濬自崇禎十年正月起
至本年十二月終止將年例清冊呈送部科備照 崇

禎長編

崇禎十二年正月壬戌總理河道周鼎疏言臣身在行間河工勢難兼理請專敕管河司道各官畫地分治無悞急工以濟新運帝以河當大挑不及時興工殊屬延玩即著分地勒限速濬以濟新運 三月己未戶科給事中傅鍾秀疏言漕艘往以津途延滯釀弊叢奸但今日河濟用兵其水次觀望中途趑趄此情理之必然者然則三月過淮四月過洪之限果能一一如期乎若夫萑苻乘間保無沿途疎虞之患則

提調防護亦當十倍疇昔伏乞申飭漕河諸臣悉心料理早抵通灣帝是之 七月庚申工科右給事中宋之普疏言臣家沂州西沭河東涑河入漕運沭河之處俱在沭口原自通行年久湮淤每致有河身高於平地者是在疏通河身使諸水盡歸于河引之既以濟漕而屯田民田皆可為沃壤實兩利之道也至沂河之為臣州患者總之在駱馬湖下流湮淤但得湖流疏通則沂水之患自淺全漕之利思過半矣帝

命河臣酌議以聞 九月戊寅戶部李待問疏言海

運一議所以濟河漕之不及漕臣朱大典籌度加詳
焉然國初備邊每在西北故海上徑行無礙今日之
患輒在東方帆檣粟米皆可以啟敵心運道一通海
禁彌弛保無有交通為難者臣仰窺聖明建久長之
慮當不以全漕之大倚辦海若而早計豫圖以此為
不必然之畫亦一策也今漕臣先募大海船數隻自
維揚至津門各攜工役詳錄島嶼往來審視以圖經

始蓋途有所必經而後不失于迂事有所必習而后能審其便此乘風破浪之要務實長慮却顧之極思也帝命所司確奏以聞

崇禎長編

崇禎十二年二月太監曹化淳議京城外開河以通漕糧自是年三月十九日起至辛巳六月所開河自廣渠門起至大通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百六十二丈又東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大鬬虎營至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

一大命內監于躍為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二百三萬二千餘工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兵部侍郎吳甡視工以為勞費無益且傷地脈抗疏止之

春明夢餘錄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辛亥登萊巡撫徐人龍疏言國家歲漕百萬所道會通河一線以達京師而洪閘停留則苦搬運黃河衝塞則苦推移甚至臨清德州屢聞烽警亦岌岌可憂矣臣見有議復海運者夫海運

危險安可以國脈輕付之不可知之地若膠口以北
海倉以南元運舊河儼然在焉臣出巡膠萊自南海
口麻灣至海倉北海口共二百七十里或塞或淺計
工可開若修而復之既近且安利害較著而說者謂
分水嶺馬家濠難于開鑿大姑河小姑河易于壅沙
欲自黃埠巔云河口諸所創開一道以接之而臣以
為不必然夫馬家濠兩岸阻石舟不可觸近經削治
海船大行不煩人力一易也二姑衝沙為害然廢越

二百年沙僅尺許冬春水涸歲加滂刷二易也分水
嶺地勢固高然河底泉水可儲河旁支流可引更修
閘壩蓄洩有備三易也而且沿岸而行萬無一失既
非黑海之險疏浚一通經久可賴又無黃河之虞居
恒則兩路兼行遇變則此或有滯彼尚可來無意外
隔絕之患有裨國計亦可通商係河運非專海運係
疏導非專開鑿可用海船亦可用河船有益西河非
欲廢西河也計淮口開洋由安東入麻灣海口行三

百三十里由海倉至直沽沿海岸行三百五十里較
漕河之運捷速十倍而中間所道新河又且安利疏
挑之費度不過數十萬此會通河剝淺一歲之所費
耳倘可議行另疏以請帝謂河漕儘可轉輸安用海
運若遇變復由膠萊仍與漕無異且疏挑與海船河
船為用不下數十萬可否著所司詳確酌議以聞

四月己未工部主事姜天樞以運河膠淺疏濬不時
糾劾博平縣知縣錢銓署清河縣印同知辛志諤管

河通判張鶴齡帝命削籍戴罪督挑候工完定奪
五月己酉巡視漕儲盧世淮言以漕艘鱗集膠滯難
前管河水利道副使葉重華管河同知譚系并濟寧
州魚臺縣等官泄緩誤漕帝命將葉重華譚系并濟
寧魚臺印官俱先削籍令戴罪作速通浚盧世淮職
在巡漕著沿河星夜嚴催不得徒請申飭取罪 七
月壬辰帝諭漕糧關軍國命脈乃今時已入秋津南
尚無片帆如此違玩國儲何賴總河漕儲及管河分

司州縣正印把總等官俱先降一級仍各戴罪盡赴
河干催餉依限早抵京通不得延玩致干重譴已

酉帝以自五月至今雨澤未降運河涸淺漕糧阻滯
命順天府總河等官并各撫按一體潔虔祈禱八

月庚戌巡漕御史盧世淮疏報開放馬踏湖櫃口使
湖水北流以濟漕運未及一夜濟北臨南刻期利涉
即德津間亦沾灌注糧艘銜尾而進報聞十月乙

丑河道總督張國維疏言衛河發源輝縣之蘓門山

捌刀泉合漳沁淇洹諸水北流至臨清會閘河以濟
運為功甚大續因漳河返跳而衛流遂弱先年雖有
挽漳引沁之議終亦未行致歲歲苦淺與其浚之于
委又孰若導之于源也今歲大旱臨德河流枯澀臣
遣東昌府通判張鶴齡前往彼處清理而水即稍漲
此非明效大驗歟今臣請于輝縣地方南旺事理特
設泉司一員專董浚導衛河泉源并令細察漳水沁
水之可復可引丹水關支與滄洹三水之入衛與否

將一切疏通浚事務悉令專致料理以濟糧運凡有泉河府廳州縣印河等官皆暫轄其所駐分署察彼處空間衙舍俱可棲止供應與皂夫役所費約亦不多此固不難於增置者命河南撫按踏勘妥以

聞

崇禎長編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_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_臣查浩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五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崇禎十四年正月庚辰總理河道張國維疏言濟寧
州運道自棗林閘溯師家莊仲家淺二閘歲患淤淺
重艘維艱考之泉志泗河由魯橋入運濟漕棗林閘
名為泗河派伏秋水勢洶湧足資利濟而挾沙注河

水退沙積利害亦參半馬傍有白馬河涯鄒縣諸泉并蓋云二河之水經堽里與泗合流而出魯橋向因泗水猛悍白馬力弱不敵以致河身半歸淤塞不為漕運者久矣今歲船滯棗林牽挽莫施鄒縣管泉縣丞王訪吾集夫挑濬白馬河口一泓初出而停滯遂疏今廣為咨訪遂加大量察泗河南出魯橋水道迂遠河形漸狹白馬河上源甚窄而泗流扼之以致下流遂化溝渠且魯橋一帶地勢高亢展浚不易為力

近改入師家莊已多濟一閘而流尚涓涓白馬上源
寬處止與仲家淺閘對不里許且地勢獨窄若導令
入仲家淺較之魯橋師家莊迂直高下遠近之勢自
不侔矣易細流為洪流一便也入運直捷減沙滲之
患二便也濟仲家淺而升濟師家莊棗林閘三便也
又恐泗河漲發仲家淺之受沙亦與棗林等議於白
馬與泗河所改水口各豎大椿伏秋之時預築土壩
遏水仍由故道水消則啟壩以納清流周咨輿論僉

謂救涸之著無踰於此臣即備行南旺濟寧等管河
官就近酌調官夫展濬俟工完再報可也帝令酌議
以聞 國維入言南旺汶河水分處原係地脊其勢
最高於此而流分南北也惟藉泰安新泰萊蕪寧陽
汶上東平平陰肥城八州縣泉源由汶入運故運河
得通今東平平陰肥城三州縣因沙淤中斷東平猶
藉其半至平陰肥城全不收涓滴之用矣臣察會河
自泰橋北至柳溝泉之下原係東平平陰肥城三州

縣接壤令徧行分派起徐家橋至張家橋計長十五里派平陰縣挑起張家橋至王家橋計長二十里派肥城縣挑起王家橋至太平橋計長二十五里派東平州挑業經分責三州縣令泉夫開濬又復行通判李松并南旺司臣楊之易督率印泉各官亟行料理待正河挑濬事畢即調各州縣泉夫僭工挑濬若此河一疏不獨漕渠得灌注之助而民田亦免淹漫之患誠一舉兩利所關國計民生者非淺矣上令所司

速議 中申總理河道張國維疏言疏運六策一曰
開東平平陰肥城會河以益汶流二曰復安山湖以
濟北閘三曰改挑白馬湖出仲家淺以迅河流四曰
改挑滄浪河從萬年倉出口以利四閘五曰展浚汶
河陶河上源以濟邳派六曰改道沂河出徐塘口以
並利邳宿 乙酉總理河道張國維疏言行水之道
疏其上游則可以并濟下流而去其壅勢使然也邳
宿運道原有沂水一支發源於蒙陰令沂水經沂州

郟城而南流於駱馬湖以濟運自運道不經駱馬猶
傍水一小支從嶠頭集入迨長山口決嶠頭水出之
口遂為黃流倒灌成淤全流俱空趨駱馬矣宿遷於
薛家口馬胡店兩處引沂入運然但濟宿遷而上不
能挽流溯邳也以故邳之梁王城英莊猫兒窩馬莊
等處一經曠乾在在報淺奈何以如許名河竟無裨
輸將之涓滴耶因遍考河志見有邳河涸不得不賴
蒙沂之泉之文而察前科臣宋之普條議亦謂駱馬

下流淤塞全沂之昏墊彌深曷若疏以入運使運收其利而沂治其害臣因躬詣沂河見其水浩渺不減南旺之汶河而入運者曾未一二再勘嶇頭集出水處濬復不難然界在邳宿之交濬之亦止濟宿而邳毫不得其用也不改從上游不可而為下不因又恐力難而費鉅察徐塘一口其流雖細實從沂水分來而據邳之上流者也於此疏之濬之所謂事半功倍者又盧家口分流下宮湖橋尚多淤阻徐塘出水之

渠亦覺淺窄併濬深闊則濟全邳之涸并可益宿遷之深而邳與宿三分其流以殺奔趨馬之勢不第漕得其利并可減全沂之害洵一舉而數善備焉上命議覆 丙戌總理河道張國維上言水櫃之設收衆流而兼酌濟其法最善察舊制安山湖周圍共一百里其間可為水櫃者延袤三十八里築以高隄高而田者計地七百頃有奇卑而櫃者四百六十一頃有奇今溝渠三道沙淤其二其一尚通而蓄水處障

岸反高出水處關鍵不閉甚失導蓄之宜毋怪其盡
為平陸也臣今欲清其界培其隄導其淤塞其決務
還四百六十一頃之舊制專委知州河官遴殷實地
老司其水利候霖雨沛發收貯湖中運事緩急端有
賴焉上令所司議覆 四月戊辰山東登州府生員
田士龍疏言海運避險趨易之要謂海運貴在乘時
惟是三月以至七月風柔水輭海不揚波及是時自
淮口揚帆不經月而即至天津萬萬無虞若云成山

始皇橋之險卧龍石之危則有知路之鄉導自能避險而之易避危而之安此外臣又有開渠之捷徑焉以臣之衛迤正東三十里名曰成山所迤西北五里名曰召陽口內有一小海迤南七里名曰養魚池內有一小海迤正西為進京大路南北小海相隔一線止十二里許此地並無峭山堅石俱是沙岡土阜由此而開鑿一渠引兩小海之水合為一處往來運船可行永避成山所而興利萬世且開鑿之費不煩發

帑勞民但留東三府京邊兩班軍丁挑掘不日即可告成其圖可驗也倘慮海運為通番臣以為商船必於淮安撫臣登州撫臣各討給引行票至成山衛先設一官挂號驗引兩票相同方許放出口轉至天津則天津撫臣亦必討給引票驗號不差始為真商且有登府額設巡海之兵船兼治沿海墊官瞭望更有何路可通番也此皆一一可行之實事惟皇上俯賜採納焉 七月乙未帝以時值孟秋過半糧艘

抵津抵通者杳然國儲何賴其漕河運護及地方各
官玩愒之罪實所難宥總河張國維已降三級再降
二級巡漕吳邦臣尤難辭責降五級俱戴罪總漕史
可法授事方新姑免降其餘經管文武各官應拿問
應降革應戴罪者限三日內計倉二臣分別擬議具
奏仍飛檄在事各官星夜僱運務期八月內盡數過
津抵通其黃允恩沈廷揚海運一併責令速輓 戊
戌戶科給事中張元始疏言今歲漕運稽遲而清口

淤沙苦不能吐董口築壩苦不能茹又適值黃流倒灌遂有首尾並阨茹吐兩窮之患事勢甚難為今之計莫若大搜津屬剥船即著海運津弁帶海船戶前往臨德間迎漕剥允優其水脚補其篩揚抵津之日即上海船此當責之津撫者也黃允恩海運如淮揚二郡半未及額應將去年掣截津糧不拘某幫就便借發以速允恩之行如水脚不給船隻不備即係地方官誤事此責之漕撫者也章下所司察議以聞

庚子戶部主事邢國璽疏言國家財賦倚辦東南邇因漕河淺阻議者欲開膠萊新河以費大工鉅而止然膠河之可開與今日之急切宜開臣敢歷歷言之蓋膠河自元初時萊人姚演建言新開故又名新河其自麻灣口以南直抵淮揚海倉口以北直抵天津中間相去僅二百四十六里且兩岸之土如膠一水中流若練下無流沙旁無疏土諺云銅幫鐵底河也今海口新河口陳村等閘遺跡尚存海倉即元時閘

糧之所我朝嘉靖年間海道副使王獻復舉行之南
北引潮舟楫畢達中間未及通者僅三十五里而獻
以陞遷去任至萬厯年間工部尚書劉應節奉敕往
勘已會議分工但以佐費數多致有異議事遂寢格
彼時運道無虞即報罷可也今山外交訐漕艘梗阻
而猶謂新河不可開得毋曰物力既絀工費之難乎
試括畿東三府見役班軍免其幾千里之跋涉令其
服役於本土除應支月糧工食外即將節裁快壯工

食項下每日量給鹽菜銀一二分彼必踴躍趨事登
萊撫臣曾櫻察勘過此與臣酌議亦云大約費七八
萬金足矣得毋曰積沙太多疏通之難乎夫兩口皆
有潮水灌入堪以行舟止有沾河並白河二處積沙
約長七八里皆疏濬甚易者視漕河數千里每歲挑
濬它運豈止十倍於此乎又得毋曰中有伏石不便
行舟乎聞其右喇港有大小青黑石然盡沒沙中舟
行潮上絕不相涉原無崇山峻嶺視海運始皇廟成

山諸險又豈止十倍此乎總之北河一開沿崖溥港
萬無一失非黑海開洋之比且南北直截轉輸甚便
可省數月之程及一切盤剝折耗之費兩河並運在
西河則糧數既分運事自速亦可免挨幫積冰之堅
處變則二百餘里防護甚易可無咽喉一線之虞其
在東土則商旅可通足資貿易即通運邊方則闕寧
薊永一水可達亦免召買它運之苦此正濟漕運之
窮免海運之險無寇盜之警策無有善於此者章下

所司看議以聞 八月甲辰總河張國維疏言汶上縣河至南旺分流各湖聯絡在西為南旺湖名曰水壑主於洩以備澇也在東為蜀山馬踏兩湖名曰水櫃主於收以待匱也又南至濟寧境為馬場湖北至東平境為安山湖亦係水櫃近來蜀山馬踏皆廢淤蓄馬場安山久化平陸矣去夏曾收馬踏蜀山之水以濟北河滯船之急惟安山湖向為民間占種臣復於去冬具疏請復迨今歲入夏以來甘霖應禱蜀山

山盈滿然後啟斗門以入馬場今蜀山初滿斗門未
啟而馬場已收水五分是由運河同知譚綵去冬於
府之西創開一渠以通馬場故伏秋水發奔騰灌入
譚綵此舉實馬場湖之水利也見今河滿湖溢糧艘
運務不難立竣矣 是日上諭漕事大壞至今日而
更甚不有大法嚴懲安能喚起聾瞶目今屈指冬寒
漕船不銜尾前進抵通抵津無期總漕巡漕及漕糧

等道各逮問正罪重帑停滯河乾淺阻不能飛渡總
河及管河等官各立置重典至於沿河一帶揭竿之
徒猖獗問誰實司兵而令路斷人稀一至於此各府
鎮兵備將領等官以文到之日為始俱令移駐河干
調集兵馬以全力衛漕不許隙疎刻懈如糧艘稍有
不虞定以三尺重治漕糧有未完者即刻期兌發趕
帑若復希冀改折蠲免稽誤漕政撫按官革職為民
糧道推諉一并提問州縣責漕河撫按嚴行挈究仍

敕令立限自認以便察考 十月丁未總督漕運史
可法疏言管河同知張以謙管理董口一帶能督率
宿遷縣主簿嚴之麟於舊設隄閘外復造兩面高隄
共長千丈又於通河溜口倣月城創造圓閘一道計
四十丈餘當河流暴漲之時有此層層攔攔始得免
於衝決見今閘口通利日可過船二三百隻臣隨優
賞主簿嚴之麟花紅正欲為以謙叙勞而緹騎忽至
臣以為罪固當治而功亦不可泯因特上聞章下所

司核覆 丙辰總督漕運史可法疏報漕糧遲悞之
故大概由回空之未到催船之驛騷年歲之灾荒米
糧之踴貴運口之淤阻而亦由各糧道拘執舊規不
思權變因參玩悞河工同知許鳴遠湖廣糧道李于
堅浙江糧道瞿士達常鎮糧道李時莧 丁巳河道
總督張國維言漕政與河政相輔而行有定為漕限
參諸天時酌諸人事守之則漕河兩利踰之則漕河
兩壞者必然相因之勢也今歲自開兌至過淮無不

愆期迨出清口遂遇灌黃察清口舊例運艘過盡伏
水將發築壩遏流今年伏水發而重運始來不敢築
壩遏流致此淤墊咎實在誰夫清口遏流事宜載在
先臣潘季馴河防一覽河官奉為著龜者謹送閣部
科臣披閱復摘錄清口事宜另疏上聞伏惟俯賜垂
覽可洞照淮洪二限之深意矣總之漕規不復則河
政難修此斷然不爽者伏乞敕下漕臣預為來歲計
可耳

崇禎長編

張國維巡撫應天崇禎十年浚江陰運河十一年築
鎮江漕渠晉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兼提調徐臨通
津四鎮漕餉事務值天旱泉枯禱於泰山得大雨乃
上下泉源挖浚蓄水以濟糧運晉兵部尚書國變後
投水死

浙江通志

崇禎十五年正月丁亥淮海總兵黃允恩疏奏臣惟
皇上因漕梗而敕行海運以五萬石小試奈交兌延
緩甚至隆冬後封猶有過成山者保全無恙似已推

行有序矣臣且三次禦寇護運至膠萊河地界周巡按視有不煩剗鑿不損地形可永為漕運之絕計者謹為我皇上陳之按先朝有開膠萊故道者不一而足然意美而法未良不知所謂分水嶺者既為山根石骨難施五丁之功是以倏鑿倏止金錢徒費臣詳察其地南北縱橫共計二百四十餘里潮水深入者百里河溪湖畔量加疏濬即可通潮者百里此外惟是嶺頭脊脈不可鑿動者約四十里意今之漕河每

歲急應挑剥者亦不下數十處今獲此利即留此領
脊為盤剥之地也能幾何哉計將淮揚重船其運至
膠河洞水津之空船令接至中間通濬小河多造脚
船飛輓如通州抵壩故事獨於嶺山接建倉厰留本
省京邊操軍推駕輕車儘足盤剥之用倣古河碭洛
口之運以待回空受載是南自淮河抵膠北自海倉
抵津計日直達較河漕水程固遠邇霄壤而比成山
一轉亦縮近數倍每一年而三運四運無不可者河

渠有淤淺寇賊之患海洋有風波島嶼之險此正用
海以輔漕而用膠萊又所以輔海一舉而數事得事
捷而功倍實為萬世之利也章下所司 三月戊戌
總理河道張國維疏報挑濬山陽清河高郵江都儀
真三百里運河計費四萬餘金章下所司 四月癸
卯天津巡撫馮元颺疏奏海運要著莫如復總運之
制一總運統轄二十運官以一運官督押二十號船
每號立一幫長每幫長領十九船戶五船取一互結

二十船取一總結臂指相使首尾相銜兌運之日幫
長率本號船依次排列河下倉官在倉主發運官在
船主收裝載一完立加封驗餉道即呈水脚冊餉司
即給運價銀總運即時押至海口運官即時押發開
洋不許片刻逗遛不許隨地停泊但使浪恬風順三
日可達關寧若有一船落後幫長隨行稽察即盜賣
之風自絕挂欠之累自銷直截清通轉運無滯期至
七八月盡行運完原額即得風得水無患無驚並無

失風舉火之虞何能藉口妄捏此真提綱挈領拔本塞源之要著也章下所司 六月癸卯上諭戶部連日不雨運河水消著河臣挑濬濟運間各船遷延不進押漕官何無催儻今歲津運已經該撫具題各省先到者先行截留著兼程進發以足應截之數其遲到者不得挽越求截又聞寄囤舊糧殊多侵蝕揀和著管催舊漕科道等官嚴行察飭如官弁私役仍踵前弊即重懲之 辛亥戶部郎中沈廷揚疏奏臣遵

旨詣淮與總漕臣熟籌海運事宜如原題募沙船僱
水手禦海寇夫海船非比內河無船可募不得不造
造船必募殷實船戶預給錢糧船戶得人則造船始
堅而水手自得矣至於水脚自淮至遼每石止給七
錢先發五錢至天津乃足其二而此五錢中又除留
一錢二分有零所得者止三錢耳其誰願之伏乞敕
下總漕臣從長酌議揆民情恤時艱計里定價計石
預給鼓舞招徠則遠近富室大戶爭至不惟濟遼且

可濟京不惟運糧且可禦寇矣章下所司 甲子戶部疏覆開復膠河十萬兩宜責之工部軍餉孔亟戶部不能辦給從之 十一月辛未工科給事中金汝礪疏言河患妨漕請敕新河臣星馳疏濬並令海運宜急膠河宜開又言周藩懼水凡同城遇患士民宜推恩賑濟得旨修復河漕故道目前急務黃希憲著星馳受事膠萊河責成登撫及賑濟難民事宜所司詳議 閏十一月辛酉沈廷揚疏奏海運出聖明獨

斷使臣試運以通南北乃為朱大典所阻及部議置
臣於山東以召買津糧并解臨德二倉徑運闕寧不
費朝廷水脚又省民間數十萬金錢運速而遼濟矣
乃議者初言海運必不可行及臣行之稍有端緒則
言海運易行及召臣來淮反言海運不當行無非私
意逐臣請自此罷得旨海運既屬可行何故人多阻
撓所司察奏

崇禎長編

崇禎十六年二月壬申總漕史可法疏奏今歲漕船

北上於六月內已盡過洪所遲至八月者惟趕幫零船耳方望全幫回空早濟新運不意北河淺阻南下無多臣方以此為慮乃突報開封河決下流盡淤向之洶湧而來者今且褰裳而涉矣嘗考河決入淮從來為害即以國朝言之洪武二十四年決於原武由陳潁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元賈魯所挑之河遂成淤塞時猶未有河運也及正統十三年決於崇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入亳州之渦口又經蒙城懷

遠東北入淮全河南徙以達於海嘉靖九年河決野
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呂梁二洪告涸萬厯十五
年決于單縣之黃堍口溢於河南夏邑永城界經宿
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
濟運二洪告涸時司河者每至冬月即其地開一小
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即淤漕舟至京
往往愆期又三十年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商丘永城
南徙而河與淮全入洪澤湖有妨陵寢總之扶淮而

東未有不為陵運之害者今亳州蒙城懷遠等州縣
已被水衝臨淮泗州水勢日長與伏秋洶湧深廣相
同洪澤一河斷難容受其勢必漫過高家堰之上椿
石久圯立見衝崩淮揚之間盡為治矣所求椿石之
需不容時刻緩者也况河并於淮盡由清口吐出滔
滔東注誰能挽之自清河至宿遷二百五六十里之
河身將歸淤澱而回空南下與新運北上盡為阻絕
矣先年京倉儲積足資數年運道暫淤猶堪補救今

則歲漕四百萬僅支目前一有愆期所關豈小伏乞
敕下該部速行確議或捐金錢濟潰及早興工或擇
望重之臣專為經理務於正二月內塞決完工庶陵
免震驚漕無昏墊之災矣章下所司速覆 丙子上

言汴河屬周堪賡運河屬黃希憲責雖分任事實相
關一應築濬等項俱著詳審速圖并嚴飭沿河道府
有司協力料理蚤襄運務如有玩違叅來重治 三
月己亥工科給事中金汝礪疏奏汴口沙塞請敕河

臣黃希憲及時修築得旨汴口沙塞情形未確著嚴催竣工不得悞漕 十二月癸未諭工部前議開膠

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支其戶部所發及河工銀十萬兩曾否支用著即察奏昨計臣奏文登開養魚池尤為通漕便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即著王盛前去詳悉勘明確議奏以聞 崇禎長編

崇禎十七年正月丙辰太僕寺寺丞賀王盛疏奏膠萊海運並繪圖以進帝言賀王盛著即踏勘成山一

帶海運形勢事宜詳確速奏圖留覽

崇禎長編
葦云膠州東南

北三面皆海北有膠萊新河自州東南三十里麻灣海口北流合沽河又西北經平度州西南合膠水又北至掖縣海倉口入海即元人姚演所浚也元至元時萊人姚演獻策開新河由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西北達於膠河出海倉口由海道達直沽以通漕謂之膠萊海口從之既而罷明正統間昌邑人王坦言往者江南嘗海運自蕪州太倉轉輸膠州膠州有河故道可浚之轉運至掖縣再浮海至直沽可避東北數千里大海之險視河漕為便嘉靖十一年巡按方遠宜亦議開新河中有馬家濠數里皆石岡十九年巡海道王獻焚以烈火鑿而通之工未半去萬厯三年用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言以徐棧會同山東撫按開浚棧奏工費九十萬金有奇已為廷臣阻罷其大略自淮河北岸之支家河疏為渠至山東之漣河口

凡三百八十里出海自海州贛榆安東衛石臼所夏河靈山衛至膠州之麻灣口凡二百八十里自麻灣以北鑿為新河歷平度州至掖縣之海倉口出海凡三百七十五里又北抵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五十里云王獻原疏云元人海運自淮安循海而行至靈山之東浮山勞山之西有薛島陳島石矸林立橫伏海中若橋號槐子石橋最險難越元人避之故放洋于三沙黑水厓成山正東踰登州東北又東北抵萊州海倉然後出直沽以達天津按膠萊河道自薛島之西有山曰小竺兩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馬壕之麓南北皆接海崖其北即麻灣又少北即新河又西北至海倉直沽由麻灣抵海倉三百三十里由淮安踰馬壕抵直沽千五百里若逕出於此可以免遠海之患元人嘗治此道遇石而止今因其故迹鑿馬壕以趨麻灣長十四里廣六丈有奇深半之而江淮之舟可達新河新河兩旁皆有水泉溢出疏淺決滯為

九閘以節宣之可以佐會通河之窮從之於是於舊河迤西七大有餘鑿石開渠工未半而罷劉應節原疏云膠州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自州治西抵匡家莊四十里俱岡溝黃土宜開自劉家莊北抵臺頭河張奴河至亭口牐三十里俱黑泥下地下深數尺宜浚自亭口牐厓陶家崖陳家口孫店口至玉皇廟六十里河寬水淺宜於舊河之旁別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園二十里水深數尺宜浚自楊家園以北則悉海潮無煩工作矣以工力計之創者什五因者什三略施工力者什二以地勢計之宜挑深文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欽差工部侍郎徐斌疏云匡家莊地高難開改於都泊船路溝地形平衍有河可引宜建牐設樞如會通河事科臣王道成言膠州在兩海口之中土最高厚萬一巨石隱伏功將安施難一水性湍急流石走沙即有泉源易涸易盈難二海船不可入河河船不可入海難三崇禎十五年戶部郎

中沈廷揚試行海運復請開膠萊河十六年命戶工兩部發銀十萬兩開浚未行而流寇事棘矣說者謂會通一河歲糜費國家金錢無算而膠萊河開自麻灣以至海倉南北相距僅三百餘里當潮水深入之時其間二百餘里量加挑浚可以行舟況馬壕既通唯平度州之分水嶺地多積沙水流微細所當疏鑿者僅三十餘里使新河果開則棄會通之迂道叅用元人之捷徑誠國家永利也或又謂此水海沙所壅終不可通使舍會通已成之緒而鑿膠萊萬一不就毋為宇文融之九河李仲昌之六塔乎兩說互異吾願後之人慎勿因前說而誤信之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二